



细雨中的绿色

□ 郑峰

不知怎的,总忘不了那细雨中的绿色。

尽管已经过去那么些年了,在极为严肃的政坛旅途上几经风雨坎坷,最无光彩的时候,也曾想过三毛的归途。可是,那令人愉悦的绿色却总是浮起,使颓然的情绪一下子便活跃了起来。

哦,真该感谢你——绿色!

那确实是一幅画的意境!

傍晚,宽大的玻璃窗前,雨丝绵绵。院内一片绿色,幽美,恬静,静得只听见雨丝摩拂绿叶……

那是我紧张纷繁的一天工作之后,最惬意的时光。

在这个意境中,我就坐在窗前的办公桌前,开始了我另一种劳动——创作。

说也奇怪,一天下来,政务上的工作,虽说处理得井井有条,可这毕竟是车水马龙地折腾了一天了,身心的疲倦和纷繁,倒被这另一番劳作荡涤得干干净净、轻轻松松。怪不得马克思在极度悲伤和疲惫的时候,就去钻研高等数学,在微积分和抛物线中寻求安宁和休息。

那本是一段很长的时光,一下子就在那个叫做寨里的乡镇上待了十二年,直到三十五岁时的一个春天的早上,才离开那里,到淄城镇走马上任。

可是,那段按人生比例算起来确实长了点的岁月,由于这绿色的缘故,却有点“良宵恨短”了。

那是一个公社机关的院落,原来是一个煤矿的疗养院。主体建筑是两排木柱、瓦顶、带前檐走廊的尖顶平房。不安静养的勤劳工人,在这数亩之地上栽树种花,把她打扮成绿叶繁花的世界。

刚搬进去的时候,我就干了办公室秘书。由于工作上的原因,立刻就担当起了“内当家”的角色,于是就与这绿色的院落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那时,不过二十几岁,上上下下的领导层里大多是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参加工作的同志。我又是学生出身,自然是招摇显

眼。正是“接受教育”口号喊得最响的年月,我的处境按说应该是够严峻的了,可是现实中却并非如此。

一是我有一个较好的家庭出身,父亲的抗战历史倒给子女带来了祖荫。二是那些身处基层的官儿们,倒是为人朴实,出山入土,没有那些“衙内”里的官场习气,反而觉得有这么个小秀才写写抄抄,倒蛮省了他们不少心神。所以,除了从严要求、认真培养外,倒是身心优越,处境悠然。

特别是那位党委书记,就是秘书出身,深知这种摇笔杆子的活计是个“苦差使”。他给我讲了一段很惨的经历。

他是苦出身。从小父母双亡,在堂叔家长大。因为家里穷,从六七岁开始就跟着大人们挑窑货,串街走巷,沿街叫卖。过早的肩挑重担,使他未老先衰弯了腰,落下一个很明显的驼背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他才有机会念了几年速成小学,这在那时的乡村也是很了不起的。参加了乡政府工作后,自然就成了握笔杆子的文书。

有一次他费了几天几夜给一位乡领导写了个讲话稿子,可是那位领导一看文理不通、错字连篇,火了,将稿纸撕成几片,摔到他的面前,让他重写。那可是几个日夜的劳作啊,东抄西查才写成这篇东西,撕碎了哪行啊!他含泪从地上一片一片捡起来,回去用旧报纸一点一点拼贴好,再比对着苦思冥想,那情景比受刑还难受啊!

我真庆幸:一是有这么个善解人意的书记,二是自觉文字水平比他高多了,这工作准能干好。

果然命运不错,除应酬处理日常工作之外,还不断给报纸写些小稿子。这里的新鲜事和我的名字时常显露报端,机关上的人更加刮目相看了。所以,我搞写作倒成了天经地义,没人非议了。

就在那个窗口下,蘸着那片绿色,从一天接触的纷纭事件中选择出几种典型的写,也写消息,也搞创作。临调走时,竟积攒了几大本剪报。

特别是那些自鸣得意的小散文,大都是在下班后晚饭前那段宁静的时光中完成的。

时至今日,我仍然怀念那绿色的院落、那绿色的窗口、那绿色中的各位同事和朋友。

春暖花开

□ 张西武

温暖的春天如约而至。走在回老家的山路上,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香味,我边走边想,春天已经来了,可是母亲的春天在哪里呢?

上周末,我回来看望母亲,没想到她一个人病倒在炕上,也没有给儿女们打电话。躺在土炕上的母亲就像破旧的老屋一样颓废。母亲的憔悴让我心疼,我央求母亲跟我一起回城里住。一直不放心母亲自己一个人生活,多次劝说母亲离开老屋,都被母亲拒绝了。固执的母亲说习惯了自己在一个人住,还有这大片的菜地舍不得撒下。这次旧话重提,母亲仍是拒绝,她说,冬天就快熬过去了,天一暖和,病也就好了。一开春,菜园里的大蒜和韭菜就发芽了,然后又能种各种各样的菜了。

我说:“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一个人在这住着,不让邻里嘲笑儿女吗?这不也是给我们增加负担嘛。”

母亲像个小孩子一样委屈,絮叨着:“我给你们添麻烦了?”那一次我未能把母亲带回城里,她的执拗让我有些生气。

我边走边想,不知不觉就到了村头。我低着头,怕碰到邻居们,走着走着,有人迎面大声招呼我:“城里人回来了,快回家帮你娘干活吧,她正在菜园子里种菜呢。”说话的正是我儿时的伙伴,我们寒暄一番,他说:“不佩服你老娘不行,快八十岁了还一个劲地干。前几天我去劝她别干了,快跟儿子到城里享福去吧,她却说住楼房里喝风啊,儿子的日子也不宽绰,她不能去当累赘!她种这一园菜,喂这一群鸡,除了养活自己,还能让你回来时多带些回城里吃,也接济一下你。”

这番话就像一根无形的针扎在我的心窝。母亲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我心里真实的想法,让我一直固执地以为她不通事理、不理解儿女。

原来她不是喜欢一个人过,也不是贪恋老屋和菜园,而是她不想给儿女添负担,并且想尽办法给儿女帮助。

我匆匆跟他告别,怕泪水忍不住奔涌而出。

走进破旧的院落,远远看见母亲佝偻着背,抱着锄头在菜园里刨地。我顾不得进屋换衣服,直奔过去,抢过母亲手中的锄头说:“娘,我回来了。你歇会,我帮你刨地。”母亲看到我,絮叨着嘘寒问暖,她心里的想念和欣喜都流露在她浑浊的眼眸里。此时我忽然读懂了这眼神里那些复杂的情感,她的惦念、期盼、欣喜、幸福,都在见到儿子时漾满沧桑的脸庞,却从未曾向儿女诉说过。

这一刻,泪水夺眶而出,我转过身,生怕被母亲发现。我指着满园生机盎然的小草和花朵盛开的果树对母亲说:“娘,以后我每周都回来帮你种菜。春天来了,多好啊!”

茶生爱恋

□ 张修东

茶如人生,人生如茶。

说不上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茶的,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吧,那时的我,从煤矿几百米的地层深处被调岗上来,有了新闻采写实习的机会。我甚是珍惜这次机会,白天不辞辛苦跑基层单位采访,回到办公室就死心塌地地写作。到了晚上,单身的我看完晚间新闻后,就看报纸、读杂志,收集素材。

一天,无意中陪着采访对象喝了一壶茉莉花茶,那茶香气弥漫,经久不散,我的问话多了起来,好像思路一下子敏捷了许多。打那,我也试着买起了茶叶,尝试着在写作时、闲暇时呷上几口。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,茶开始与我为伴。茶雾缭绕,茶园静雅,浅啜慢饮,其中滋味只有自己品味。

饮茶像识人,不熟悉时,既不在乎,也不精挑细选,善人、恶人,发脾气的人、没感觉的人,一股脑捡到属于自己的天地里。慢慢熟谙了,就有了选择的余地和空间。有时出发在外,我也特意寻茶坊,在品茗的同时获得愉悦的精神享受。

茶分红绿黄白,人分亲疏远近,水有泉湖雨露之别……最后,还是觉得西湖龙井有灵性,对口味。这有

点像身边好友,吹尽黄沙始到金,经得住考验的才成了最爱。

买回茶叶,用小勺舀上一勺,放到精致的玻璃杯里,冲开,它的飞舞、它的跳跃、它的欢喜、它的融入,都在眼中。

有则故事,说的是有个失意的年轻人,来到寺庙找老僧指点迷津。老僧让年轻人将烧得半开的一壶水冲茶,结果,许久一直没有茶香。一会儿,老僧又叫年轻人烧来一壶滚烫的开水,一冲,茶叶漂浮在上;二冲,部分茶叶在壶内半悬着;待到三冲,茶叶几乎全部落入壶底。这时,茶香扑鼻,望而生津。

老僧对年轻人指点道:“茶香如人生,耐不住沉稳,达不到火候,茶香自然不会如愿。步步扎实,沉稳有序,自然能成就事业。”年轻人如梦初醒,茅塞顿开。

从故事中受悟,心里浮躁,如同用温水泡茶,不能达到成熟的境界,这便是沉稳品茶香的道理。

来了新茶,我总是先用温水冲洗,为它洗去风尘,而后是开水一冲、二冲、三冲。西湖龙井“色绿、香郁、味醇、形美”的“四绝”性情得以完美体现。

随着年龄增长,我喜欢的茶种也不再单一。前几年有位老乡弄来几包乡茶,回

到家冲泡才发现,那可是家乡的名茶——老干烘,其味也纯,其色也浓,其香也郁。一包茶快要喝完时,倒是不舍得喝了,只好留了半盒储藏。去年遭遇疫情,加上正值冬季,妻子觉得喝点红茶好,于是一次网购了四种。写作之余,随缘会友,细品起来,也是不错的。哦,原来世界本精彩,只是我未知。

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,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,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邮箱:lzc b f k @ 126.com,或登录“文学现场”网站,选择晨报《齐迹》副刊板块投稿。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、开户银行及账号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谢绝一稿多投。